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

银淀烽火

田荣承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银淀烽火

田荣承　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银淀烽火 / 田荣承著 . —桂林：漓江出版社，2015.3
ISBN 978-7-5407-7489-9
Ⅰ . ①银… Ⅱ . ①田… Ⅲ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 . ①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046645 号

银淀烽火

作　　者　田荣承
组稿编辑　庞俭克
责任编辑　周群芳
封面设计　石绍康
责任监印　周　萍

出 版 人　郑纳新
出版发行　漓江出版社
社　　址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　　编　541002
发行电话　0773-2583322　010-85893192
传　　真　0773-2583000　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　ljcbs@163.com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
　　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
印　　制　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　　本　710 × 980　1/16
印　　张　23.25
字　　数　410 千字
版　　次　2015 年 3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　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407-7489-9
定　　价　36.00 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人 物 表

高　蓬　李家大院船工，后为白洋淀区委书记。
萧艳红　李家西院太太，后为白洋淀区长。
何　永　白洋淀区委书记，后为县大队长。
陈　松　藕花村副村长。
赵　秀　藕花村妇救主任。
李天淑　藕花村教师。
张　喜　区小队队长。
陈　壮　区小队队员。
高　舟　区小队队员。
郭水牛　区小队队员。
陈部长　分区敌工部部长，后为分区党委书记。
黄　久　绿林好汉，后为八路军营长。
齐赛飞　黄久的妻子，后参加八路军。
杨　帆　区小队副队长。
贺文瑞　藕花村医生。
芦老宽　小芦庄村长。
李天顺　八路军战士。
贺小飞　八路军战士。

邸千顷　小地主，后为两面村长。
李天昊　汉奸，旧政权村长。
梁　谦　汉奸。

郭　本　日本鬼子少佐。
景　贵　伪军中队长。
马不停　伪军小队长。
曹　山　伪军小队长。
熊　三　伪军小队长。
马兰花　李天昊姘头。

第一章

1

冀中水乡白洋淀像一颗明珠镶嵌在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上。淀水中筑起的高田上有一个渔村，它深深地掩映在绿苇丛中，显得格外幽静秀丽。村南村北是一块块鳞次栉比的苇田，像一座座碧玉似的小山向远方绵延。春天，苇笋新出，一层嫩叶宛如一波春水缓缓流淌，碧绿透亮；夏天，暴风偶至，修长的苇子涌起波涛，整个村子像大海中的航船时隐时现；秋天来了，苇子尖绣出了紫红色的苇缨，像在天空中铺上一块巨大的彩绸，映得蓝天绚丽多姿，映得大地五彩斑斓；到了冬天，芦苇摇摇，芦花飘飘，整个村子被雪白的芦花笼罩。然而，最让它靓起来的是村东和村西的两淀荷花塘。每当七月，万顷荷塘，碧叶连天，荷香荡漾，那盛开的荷花，如云如霞，整个村庄沉浸在荷香之中，沁人心脾，使人陶醉……

这个村确有来历，明朝崇祯年间孙少师承宗游历于此，曾写过《藕花四首》：

（一）

大渥孤城十里余　幽人初辟藕花居
夜来风雨蛟龙斗　自课儿童细读书

（二）

一笛楼头杨柳风　寒吹孤鹜蓼花红
时人莫讶无车马　不是寻常三径中

（三）

八月涛声夜吼罏　枕边杂听打鱼歌
等闲高楫云霞眼　万顷芙蓉雨一蓑

（四）

门外风涛柳外舟　针龙窟宅结平丘
寻常云雾浑成雨　静洒纤尘不肯留

后来，清将多尔衮率清兵进攻中原，孙承宗率全家老小守城抗清，城破拒降，全家俱被清兵杀害。人们敬重他的气节，敬重他宁死报国，为纪念这位忠烈，这个村的先人们便给村子起名叫藕花村。

说来也奇，大概受这位兵部尚书文韬武略的滋润，后来藕花村竟出了两个进士、八个举人，至今这藕花村还有一个举人，他叫李元荣。

李元荣的宅院可说是藕花村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。李家有东西两个宅院，一个在村东头，一个在村西头，一样的大四合院结构，一样的清水般高大瓦房，一样的高大院墙，一样的朱红大门，还有，各院紧傍水边都有一处平房大敞门的鱼行，从水中垒起的青石平台，平台外停泊着十只五舱渔驳船。

2

这是“民国”二十六年。阴历五月，白洋淀苇青水碧，风景宜人。

这天，是李元荣出门的日子，他将带着他的东西两院的船队下天津卫。李元荣满脸笑容从西院大门走出来，他今年六十七岁，中等身材，虎背熊腰，身体健壮，他打开折扇，漫步走向河边，风度翩翩。他的身后跟着船工高蓬，精明干练，手提箱子。李元荣上了一只驳子船，船工高蓬搀扶着李元荣坐在船头的桅墩上。

李元荣不时地向岸上望着——

高蓬说：“老爷，我刚从太太那来，太太一条一条嘱咐我，嘱咐得真周到。太太说她再想想，还有什么落下的东西，她马上就来。”

“太太是个细心的人，每次我出门，用不着我说，带什么东西早给我想到了。”李元荣站起身，望着远处说，“我出门担心的就是大少爷。”

“老爷说的是大东家？”高蓬问。

“五十的人了，总给我添乱子。”李元荣紧皱着眉头说。

“老爷，大少爷来啦！”高蓬指着远处。

远处，大少爷李天昊和管家梁谦跑了过来。“父亲父亲——我们紧赶——就怕你们开了船。”李天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。

“又干什么去了？”李元荣疑惑地问。

梁谦喘着气说："我们把孟老大抓到村公所去了。"

"孟老大怎么了？"李元荣问。

"抗租。"李天昊干脆地说，"他欠咱家两年的地租不还。"

"那就把人抓到村公所？"

"不治治穷小子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"

"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欠咱家的租子怎么能惊动政府呢？"李元荣愤愤地说，"你赶快把人放了！"

李天昊看了一眼李元荣说："我不放，我就不信谷糠里榨不出油来。"

"我的话你都不听，你不放我放！"李元荣气得用手捂着胸，"这个门我不出了，我去放人！"

"老爷，太太来了。"高蓬悄悄说。

"太太好！太太好！"船上的船工们齐声向岸上喊着。

太太萧艳红款款走到河边，她身后是儿子李天顺和用人张妈。（女儿李天淑正在保定读书）。她今年三十七岁，身材修长而丰满，醇厚的脸上带着仁慈和贤惠，她总像春风一样给人们带来温暖与和煦。

李天昊回头看了看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继母，虽说是一身素装，却是粉面桃腮，光彩照人。李天昊非常清楚这个小继母在李家大院的分量，她是船工们心中的"活菩萨"，她是他老爹李元荣的"财神爷"，她是李家大院的一轮明月。李天昊虽然内心深藏着嫉妒，却又不得不佩服萧艳红的为人和治家的能力。

梁谦赶紧走过去，机敏地问候："太太好。"

"太太来了。"李天昊谦恭地说。

"大少爷早来了。"萧艳红微微欠身说。

高蓬早从船上跳下来，走到萧艳红面前说："太太，还有事吗？"

"你把这件斗篷给老爷带上，早晚披披，船上有露气和野风。你是老爷身边的人，要不离老爷左右。"

高蓬点点头："太太，我记住您的话了。"

"不去了！"李元荣说着跳下船上了岸，怒气不息地说，"我要亲自去放孟老大！"

萧艳红看了看不语的李天昊，又看了看满脸怒气的李元荣，微微一笑说："这是怎么了？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爱发脾气。"

梁谦赶紧把刚才的事跟萧艳红说了一遍："孟老大欠租，大东家把他抓到村公所，老东家生气了。"

萧艳红听了梁谦的话，微微点着头，心里有了底，她沉思了片刻，对李天

昊说："大少爷，我打听过孟老大家的事，去年他媳妇病了一年，病没治好，还拖下一大注账；今年他媳妇死了，又拖下一屁股债，听说还把十岁的闺女童养出去，就是逼死他，他也还不清咱家两年的地租。你看这么办行不？"

李天昊看了看萧艳红，说："太太有好办法？"

萧艳红说："把孟老大安排在我这西院鱼店，装鱼、打包，我这儿缺这样的人。工钱该怎么开就怎么开，地租该怎么交就怎么交。他挣不了钱，你就是关他一年他也还不上租钱。"

"按说对这种人心疼不得。"李天昊狠狠地说。

李元荣狠狠地瞪了李天昊一眼。

李天昊翻眼看看怒气不息的父亲，说："既然太太说了，就按太太的话办吧。"

船上的高蓬一听大少爷李天昊开了口，忙对李元荣说："老爷，大少爷说了，按太太的话办。"

"开船！"李元荣兴奋地说，然后纵身跃上船。

"老爷，您慢点。"萧艳红关切地说。

"不要紧，我还壮实着呢。"李元荣跳上船，甩动着坚实的臂膀。

李天昊抻了梁谦一把，灰溜溜走了。

萧艳红嘱咐着："老爷保重！"

"夫人保重！"

"爹，一路平安！"李天顺高声喊着。

"老爷保重！"张妈向李元荣躬身说。

李元荣扬起手向岸上的人们告别，最后他的目光深情地停在妻子萧艳红的身上，久久地望着，直到苇塘挡住了她的身影。

3

李元荣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穷得爹娘养不起，把他送上篓子船。在篓子船上，他吃尽了人间苦，受尽了人间罪，十岁的他，睡的是水泡着的船舱，吃的是虾吃的食料，他在风浪中颠簸，在主人的长篙下度日，他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他发愤要摆脱苦难。每当立冬下了篓子船，他就躲在学馆偷听先生讲课，他的天资和谦逊感动了老师，先生收他做了义子，劳动之余给他补习功课。也是他被苦难激励，加上他聪慧过人，篓子船上的苦孩子居然中了秀才，接着中了举人，又到外地做官，直到民国成立，他带着全家，带着十年的积蓄回到了家

乡——藕花村。李元荣50岁那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天津认识了女戏子萧艳红。

那是十七年前，李元荣去天津拜访他的同朝为官的挚友徐让才。

这天，两人来到天津南市剧院听萧艳红的河北梆子《梁红玉抗金兵》。

一阵紧锣密鼓，舞台上大幕拉开，随着马童翩翩入云的筋斗，萧艳红全身披挂，登台亮相，她一身英气，气贯长虹。她那俊美潇洒的身段、气魄大度的台风引得台下连连喝彩："好！好！好！"

战鼓声声天地动，大旗猎猎鬼神惊。
三军健儿斗志勇，红玉豪情志满胸。
金角山下杀敌寇，黄天荡里灭贼兵。
华夏山河成一统，九州大地享太平。

萧艳红高亢、激昂的演唱，轻盈、潇洒的舞姿深深地感染着台下的观众，台下又响起连连喝彩声："萧艳红，好样的！萧艳红！"

前排茶座上，李元荣和徐让才在看戏。徐让才看看李元荣，李元荣痴迷地看着台上的萧艳红。

"李兄，李兄！"徐让才叫着身边的李元荣。

李元荣一点没发觉，仍出神地看着台上的萧艳红，直到徐让才连喊几声，他才回应着："噢噢，徐兄徐兄。"

"李兄，萧艳红的抗金兵怎么样？"

李元荣为萧艳红的艺术所陶醉，赞不绝口："唱得好，演得好，扮相更好。"

"我这是第五场了。"徐让才说。

"这样的戏，十场八场也听不够。"

"是吗？哈哈哈哈——"徐让才笑着。

戏院里猛然响起口号声，愤怒的人们高挥着拳头："抵制日货！打倒列强！"戏演完了，萧艳红行至台前，频频向观众致意。

李元荣问："徐兄，萧艳红谢场，怎么还加上喊口号？"

徐让才说："去年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，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，高喊打倒列强，反对日本霸占山东，还我青岛。运动很快传到天津，从去年到现在，天津的工人、学生、商人罢工罢课罢市，开展爱国运动。这场运动也波及到戏曲界，于是，萧艳红就排了这出《梁红玉抗金兵》。"

"嘿，好样的！"李元荣赞叹着，"一个唱戏的用唱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

心，实在令人敬佩。”

徐让才说：“很多商人听了萧艳红的戏立刻做出销毁日货之举，市民们听了自觉抵制日货，听说日本大阳洋行的日货都变成了垃圾，没人要了。”

李元荣赞美着：“萧艳红，真乃巾帼英雄也。”

“李兄，明天回白洋淀吗？”徐让才问。

“不回了。”李元荣果断地说。

“我留你没留住，是萧艳红把你留住了。”

“取笑了。”

第二天，李元荣和徐让才又去听萧艳红的抗金兵，早早到了戏院，等候入场。在南市剧院大门一侧，挂着广告牌，写着：萧艳红主演《梁红玉抗金兵》。两人站在广告牌下看牌子。

就在这时，气势汹汹来了一群人，为首的是日本大阳洋行老板川村，他恶狠狠地叫着：“砸萧艳红的戏牌子！”后面几个日本人跟着大喊：“砸戏牌子！”上去就要砸戏牌子。

“住手！”李元荣大喝一声，箭步蹿到戏牌子前质问说，“你们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砸戏牌子？”

“大日本大阳洋行。”川村摇晃着肥胖的身子。

“川村老版。”几个日本人横着膀子说。

“萧艳红的抗金兵煽动抗日，煽动抵制日货！”川村虎视眈眈地说。

李元荣用身体挡住戏牌子，说：“你们要砸萧艳红的牌子，先看看我这拳头答应不答应！”徐让才和李元荣站在一起，说：“看看这双拳头，这是武举的拳头。”

李元荣挥着拳头大声问：“你们日本人到中国干什么来了，你们侵占我们的国土，掠夺我国的财富，欺负我们的同胞，如今，你们连一个唱戏的也不放过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戏院门口人越聚越多。

李元荣继续大声说：“同胞们，日本亡华，早有野心，明治维新，田中就上奏天皇，提出侵略中国的‘大陆政策’，接着制造事端，挑起中日甲午海战，夺我台湾、澎湖，出兵山东，如今又提出个‘二十一条’，日本是中国的死敌啊！”

“讲得好！”人群中郑东山大喊，和李元荣、徐让才站在一起。

“你们煽动反日！”川村气急败坏地说。

“打倒日本！”“打倒列强！”愤怒的人们冲着川村几个日本人猛挥拳头。川村一看势头，急忙向几个日本人使了眼色，在喊声中悄悄溜走了。

李元荣提高了嗓门："萧艳红的抗金兵长了中国人的志气，我们就是爱看萧艳红的抗金兵！"

人群分开，几个女演员翩翩而至，为首的女演员走到李元荣面前深深地一拜说："我就是萧艳红，谢谢义士。"

"不谢不谢。"李元荣连说。

萧艳红对大家深施一礼，说："日本人恨我演抗金兵，怕我演抗金兵，我就是要演，演到日本人滚出中国。"

"说得好！"李元荣说。

人们齐声喊着："日本人滚出中国去！"

就在那一刻，李元荣目睹了萧艳红的芳容，也深为她的大义所感动。他被她的美貌倾倒，他被她的气度震撼。

戏院对过有座海河酒楼，徐让才约了李元荣、郑东山到了酒楼，三人坐在临街的酒桌，说好了开戏再去听戏。

徐让才介绍说："这位是郑东山。"

李元荣抱拳说："久仰久仰。"

徐让才说："芦各庄首富，四十八村首领。天津有两处商栈，原来都是经营日货，五四运动以来，他把日货全部销毁。"

郑东山说："政府无能，小弟仅此而已。"

李元荣说："郑兄大名如雷贯耳，敬佩之至，敬佩之至。"

"不敢当，不敢当。"郑东山说。

徐让才又介绍说："这位是白洋淀藕花村李元荣。"

"久仰久仰。"郑东山抱拳说。

徐让才说："晚清武举人，一身好武艺，更难得侠肝义胆，扶危救困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"

郑东山说："刚才为萧艳红之事，可谓丈夫一怒为红颜，真乃有情有义真君子也。"

李元荣说："惭愧！我与萧艳红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只是行同胞之举。"

徐让才叹口气："说起萧艳红的身世也真是可怜，萧艳红是文安乡下人，十岁那年，大水涝了文安洼。常说'涝了文安洼，十年不还家'，萧艳红跟着父母离乡背井逃荒到了天津卫。父亲给人家扛大包，母亲给人家做针线。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父亲从'跳上'掉下来摔断了腿，更给她们的苦日子雪上加霜。为了给父亲治病，为了一家人生活，父母忍痛把她卖到戏班子。萧艳红十岁被卖进戏班，受尽了打骂，十五岁出科，今年二十岁的萧艳红成了南市戏院的台

柱子。”

郑东山说：“萧艳红的身世实在可怜。”

李元荣感慨地说：“多好的一个人，哎，命运对她太不公了。只可惜，咱们跟她无亲无故，帮腔上不了台。”

徐让才看着沉思的李元荣说：“元荣老弟，对这个萧艳红是不是有怜悯之意，你丧偶三载，也该续一房妻室。我和戏院的老板有些交情，如果李兄有意，我可以从中帮忙。”

郑东山说：“是呀，李兄，何不让徐兄做个月下老。”

李元荣连说：“不不不，那要毁了她的前途。”

徐让才说：“一个戏子还谈什么前途，按说她应该到出头之日了，可她每天却是受着无尽的凌辱。戏刚演完，一下舞台，立刻有人像狼一样围住她，有钱的要她唱堂会，没钱的叫她打茶围，虽说是个唱戏的，一个戏子还不如一个妓女。”

李元荣叹息着：“可怜她妙龄青春，社会对她太不公平了。”

郑东山看了看戏院说：“咱们光顾了说话，连萧艳红的戏都耽误了。”

徐让才看着从戏院走出的人群说：“都散戏了。”

郑东山惋惜地说：“一场好戏没有看。”

徐让才问：“李兄，明天回白洋淀吗？”

李元荣说：“不回，看戏，我要把萧艳红的几场戏都看完。”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。”徐让才笑笑说。

郑东山大笑：“李兄之意在红颜，哈哈哈……”

“快看！”李元荣手指戏院。

戏散了，戏园子里人走空了，戏院门前空无一人。一辆日本小轿车戛然而止，车上跳下几个彪形大汉直奔剧院，正碰上走出剧院的萧艳红。

一个大汉拦住萧艳红说：“萧姑娘，我们川村老板请你唱堂会。”

“敢问是日本大阳洋行的川村？”萧艳红说。

“正是川村君。”

萧艳红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我是中国艺人，从不为外国人唱，更不为日本人唱堂会。”

“你去不去？”大汉威逼地说。

“不去！”萧艳红回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那就对不住了！”几个大汉架起萧艳红连推带搡塞进小车内。

“开车！”随着车内一声令下，汽油机的马达响了——

汽车纹丝不动，李元荣双手撑住车头，汽车轮子飞转，就是不向前进。“放人！放人！”李元荣大声怒吼。啪的一声，李元荣单手开山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挡风玻璃打了个粉碎，只见李元荣一个顺手牵羊，把开车的川村拽出车外，与此同时，那几个彪形大汉跳下车来，摆出打架的架势。

“把人交出来！”李元荣怒不可遏。

“把人交出来！”徐让才和郑东山站在李元荣左右怒喊。

“你是谁？”川村满脸是血，指着李元荣问。

“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李元荣！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大日本大阳洋行川村。”

“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把人放了，咱们两来无事。”

“放人，你问问我这大日本武士道勇士们放不放！”说完川村用头直冲过来，像发出去的炮弹。李元荣看看突来的川村，矫捷地一跳，向后退了足有十步远。再看那川村一头正栽在李元荣眼前，李元荣一手掐住川村的脖子，一手掐住川村的右臂，喊了一声：“起！”那川村就在空中旋转起来，这时，有人动手，川村就成了李元荣手中的武器。

徐让才和郑东山也脱掉外衣准备上手，几个日本人不知所措。

“放人！快——快！”川村悬在空中直嚷。

看着萧艳红踉踉跄跄从车上下来，李元荣才罢手：“滚！”

川村带着人乘车逃窜。

萧艳红非常感谢这位身材魁伟的壮年汉子，说：“感谢先生出手相救，先生不畏强暴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实实让人敬佩。”

李元荣说：“姑娘爱国之心，众人敬仰，我行同胞之举，微不足道。”

徐让才说：“这位李先生举人出身，和我一起当过一县父母官，刚直不阿。”

萧艳红说：“先生侠肝义胆，更难得先生一片爱国之心，艳红十分敬佩。”

李元荣说：“惭愧惭愧，李某敬佩姑娘的才艺，更敬佩姑娘爱国，李某自愧不如。”

徐让才说：“萧姑娘行爱国之举，不畏强暴，李先生行爱国之举，虎口救人，今日救得姑娘一条命，实是有缘。”

郑东山说：“对，这是缘分。”

萧艳红在挣扎中，早已筋疲力尽，她一下扑到李元荣的身上，紧紧地倚靠在李元荣那宽实的胸膛上，像一只在风浪中颠簸的小船停泊在坚固的码头上。

那年李元荣五十岁，他的元配夫人已去世，经徐让才、郑东山从中撮合，成就了李元荣和萧艳红的姻缘。从那一年，萧艳红告别了舞台，随李元荣来到

白洋淀藕花村，成了李元荣第二任妻子，第二年，萧艳红生下女儿李天淑，又一年生下儿子李天顺。

李元荣喜欢萧艳红还不仅因为她年轻貌美，更喜欢她有见地，有胆识。有一天萧艳红对李元荣说："老爷，何为日进斗金？"李元荣说："此乃康熙爷盛赞白洋淀之丰地，每天出水的鱼虾能值斗金。"萧艳红说："我知道。"李元荣用手扒拉了一下萧艳红的脸蛋："那你还问什么？"萧艳红一本正经地说："我是说怎么才让鱼虾变成金。"李元荣吃惊地望着萧艳红说："那你说说看。"萧艳红侃侃而谈："我来到白洋淀，看到水中生产的鱼虾光凭小商小贩肩挑叫卖，鱼虾没有大销路，换不来大把钱。我们何不建鱼行，造大船，把鱼货直接送到天津。"李元荣重复着："建鱼行，造大船，送鱼货，通鱼路。""我在天津唱戏时，白洋淀的鱼虾最受欢迎最值钱，我可以通过几个朋友和天津的渔行接上关系，打开天津到白洋淀的鱼货流通渠道。建鱼行，送鱼货都是赚钱的大买卖，咱们为什么不做呢？"李元荣一字一句地细听着，不时地点着头，连说"高见，高见"。就在萧艳红来李家的第三个年头，李元荣用全部积蓄建渔行，造大船，又和天津徐让才的白洋淀渔社建立了联系。买卖做起来了，而且越做越大，果然家业大振。

李元荣出神地想着，脸上露着甜甜的微笑。

4

李元荣带领的西院船队刚进东淀，就见东院的船队正急急驶来，不一会儿，两只船队便合为一处。

李元荣向两个船队摆摆手，船队立刻停了下来。李元荣走到船头，各船的船工们也都走到各自的船头，看看李元荣点上香，虔诚地跪在船头，也都跪拜下去。

李元荣高擎香炷，面向东方说道："苍天保佑，保佑我李家买卖兴隆，家业昌盛，保佑我李家船队平安大吉，万事如意。"说完，深深地磕了三个头，礼毕吩咐一声："点鞭！"

李元荣身边的高蓬向各条船高喊："点鞭！"

几乎同时，各条船上"噼噼啪啪"燃起鞭炮，鞭炮在水面上炸响着，发出沉闷、深远的响声。

在鞭炮声中，李元荣慢慢地坐在船头的舱板上，嘴角上挂着微笑，看着那火光闪闪的鞭炮，听着那接连不断的鞭炮声。

“高蓬，吩咐开船！”李元荣说。

“开船了！”高蓬大声喊。

船队驶进大清河，大船起桅挂帆，借着徐徐吹起的东南风，二十只渔驳船鼓着白帆，响着潺潺水声，如载歌载舞般向前驶去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大清河两岸降下沉沉的夜幕。高蓬拿着斗篷披在李元荣的身上。

李元荣摸着斗篷说：“高蓬，你们太太想得多周到。”

高蓬说：“老爷说得是，人们想到的，太太想到了，人们没想到的，太太也想到了。”

李元荣知足地说：“我李家有太太管家，有你管船，是祖宗的阴德，是我的造化。”

高蓬说：“我为老爷忠心尽责是自己的本分，太太是女中豪杰。”

李元荣兴致勃勃地说：“高蓬，你知道我这次下卫为什么？”

高蓬说：“看望徐老板，你们是故交。”

“这只是其一。”李元荣笑着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高蓬不解地问。

李元荣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李家的家业兴旺发达，太太功不可没。”

高蓬连连点头说：“那是那是。”

李元荣说：“我要在天津立一个白洋淀李家鱼社。”

高蓬说：“在天津建鱼社，好哇！老爷，咱们的鱼社不光在白洋淀，天津都有咱们的鱼社了。”

李元荣说：“这是你们太太的谋划，她说鱼社要发展，东到天津，西到保定，南到开封，北到北平，都有咱们的鱼社。”

高蓬欣喜地说：“到那时，咱们白洋淀生产的鱼虾就更多了，再把白洋淀的土产运到大城市，到那时候，白洋淀就不是日产斗金，还要日产石金。”

李元荣说：“对对对，你们太太就是这么思谋的。”

高蓬说：“太太的计谋比男人高，太太的眼光比男人远。”

李元荣大笑：“哈哈哈，高蓬，你也不简单，太太的心思你都猜得出来。”

高蓬谦逊地说：“老爷，我是瞎猜的。”

李元荣说：“高蓬，我喜欢你是个人才，我不管什么门当户对，等小姐在保定完成了学业，我就给你们——”

“老爷，到了新桥码头。”高蓬告诉李元荣。

李元荣说：“吩咐下去，夜宿新桥。”

晚上，二十只驳船停泊在新桥，李元荣吩咐各船做饭。

吃罢晚饭，各条船上的船工都集聚在李元荣身边，要听这位举人讲古词。

李元荣兴致高，连说："好好好。"

高蓬说："都坐好，听老爷讲。"

"在中国东边有一个岛国，叫日本，日本虽小，却早有侵占中国的野心，清光绪二十年九月，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开战，话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中国海军行至黄海，只见前面出现一支插着美国国旗的舰队，丁汝昌正疑惑不解，前面舰队突然降下美国国旗，换上日本国旗。小日本，可恶！它为的是叫中国海军来不及防卫。"

李元荣口若悬河，把双方的战事讲得活灵活现，讲到济远号逃跑，李元荣连声唾骂，讲到邓世昌，李元荣赞不绝口："只见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怒目圆睁，决心同日本吉野舰同归于尽，邓世昌的致远舰像一条火龙向吉野舰冲去，敌人吓得纷纷落水，就在这时，一颗鱼雷击中了致远舰，邓世昌和25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难，悲哉，壮哉，就在这一年，大清败于日本，台湾、澎湖、辽东都为日本所占。小日本，可恶！"

船上安静极了，人们怒目圆睁，紧握双拳。

忽然，船上有人惊讶地喊："北边有火光。"

"轰隆，轰隆……"火光闪处传来沉闷的响声。

"老爷，北边有火光！"

"老爷，北边有响声！"

李元荣吃了一惊："这是炮声，又打仗了，谁跟谁打起来了？"

这一夜，李元荣一会儿也没有睡着，北方的炮声直响了一夜。刚刚进入蒙眬梦中，突然又被炮声惊醒。他索性坐起来，烦躁地听着远处的炮声，身上的斗篷滑落下来，他都不知，高蓬悄悄把斗篷披在李元荣身上。早晨起来，一夜未睡的李元荣匆忙带着船队来到天津码头。

在白洋淀鱼社，老板徐让才向他说着发生的事："七月七日，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起战事。战火正在向北平天津燃烧，扬言三月占领中国。天津海光寺日本驻屯军猛增，川村的日本义勇队满城活动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"

"川村？"李元荣心里一惊。

"就是和你交过手的川村，他由一个洋行老板变成天津日本义勇队队长。"

正说话间，门外进来一人，叫声："徐老板！"

徐让才赶忙搭话："川村先生，有事吗？"

川村说："大日本跟中国开战了，天皇的军队马上打到天津，从今以后这码